



MAISON MERE DES SOEURS
DESIG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4710, RUE SAINT-CATHERINE
MONTREAL, QUEBEC, CANADA

提正編卷之三

遠西 耶穌會士賈宜睦著

主報

一懷死

嗟乎。自古及今。人無不死。奈何驚名逐利。酒酒漁色。嗜欲重心。一似永無死者然。豈非大惑乎。天主欲人懷省。時刻備死。誨人抑邪捷法曰。常懷四末者。永無大犯。四末之中。懷死其一也。人誠以死爲懷。斷不敢圖片時暫樂。以獲無窮永苦。雖有不善者寡矣。不

然終年貿貿。罪未及悔。悔未及改。妄冀延生。卒也生不得延。一朝謝世。永苦忽臨。雖欲悔。無及矣。

一。聖賢懷死有二。聖人忻勤。主命。豈但見害不避。捐軀赴難。固所樂也。賢人知過必改。淵冰自持。修身以候。視死如歸矣。

一。奸愚懷死亦有二。奸人習惡不悛。王法必誅。遂思自盡。免受世刑。卒之形滅而神不滅。神苦較身更苦。可悲也。愚人爲善向邪。受役於魔。妄冀脫生。再轉淨土。卒之身死無復輪迴。罪重何由超脫乎。

一。釋道懷死有二。釋氏禪宗覺悟。欲求解脫。卒就頑苦。淪於冥鬼。道家水火烹煉。妄思久世。多致暴亡。古今安得有神仙哉。

死情

死情有三。一死前。一死時。一死後。

死前。義二。天主限人之壽。遲速各有定期。二。人身由火氣水土相合而成。中節則和。偏勝則爭。至於爭而負者。受鑠。血枯。髮白。死期將至。庸可逃乎。

死時。人有疾。初起不謂遽至死也。漸厲。卽疑或死。不

謂今日死也。然而其死也忽焉。聖經解死候。如竊者欲至。惟候人熟寐時。或於病。或於墮。或於刀兵水火猝然而至。不及防備。求緩須臾。容我告解而不可必得。一靈竟詣。天主臺前。承受嚴判。可畏哉。可畏哉。死後。昔一人病死。四刻復活。遽命家人別治室。隱修室。止留隙。每日飯水一盂。親友問死後狀。不答。惟仰首向天而已。如是十有二年。將終。親友復懇問。乃曰。人若知死後事情乎。其人必無纖慝矣。嗚呼。死後之狀。口語果難稱述。就彼一言思之。豈不令人悚惕哉。

又聖瑪爾聽一僕死。未領聖水。時聖人他出歸。懇
主賜復活。果復活。自述死後事曰。天主嚴審一生
過愆。將付永獄。忽允聖求得生。此僕從是勤修終身
焉。哀今之人。莫不知有死也。但無由目擊死後。故爾
悠忽耳。然而嚴審不可倖免。獄苦不可倖逃。及今不
悔不改。一旦死至。噬臍無及矣。

善生善死

上言人當懷死。茲論善生者善死。余昔在羅瑪府。見
二老相晤語。一問曰。設汝謝世。曾備神事否。一答曰。

吾一生所謹者此。豈待今日哉。大聖有言。備神事在生前。死候至。倉皇無及矣。嗟嗟。疇不思效法聖人終時。天神前聖。躋躋降臨乎。然非生時克踐聖人之迹。始終不遷。不可得也。

又見 耶穌會士。名若瑟者。齠齡入會。勤修年七十餘。語親友曰。我命將終。應於上。耶穌聖號。瞻禮前一日。賴 天主仁慈。無煉獄之苦。竟獲升天。親友異之。乃又曰。吾生平所奉者。一大慈主。非若世主酷虐。妄以刑戮加善人。吾所自信。若等異我言乎。歿後

顯跡甚多。教主感其休風。稽其行實。乃知生平克保主寵。雖會規小節。未嘗有失。

金陵成氏。五代奉教。有女如西達。矢貞。每逢齋日。鎔蠟滴身。刺冠加首。行苦功以酬。主恩。年十七。患病。忽愉然笑曰。吾適至天堂。見無際樂。今聖母偕諸童女。來挈我去矣。逝後一年。遷柩啓蓋。面如生時。因知天主最重童貞。微獨升其靈于天國。卽肉軀亦珍愛之。不令朽壞也。

上海徐文定公。奉教虔篤。爲中國首倡。夫人吳氏。德

配厥夫。勤行苦功最嚴。病劇。作仰天狀。人問故。曰。

聖母降臨。已允保我上昇。乃三日。不如世味。人異之。

曰。吾已神飫天味矣。又一日。文定公自天來慰夫人。

問亡子某某何在。公曰。在煉獄。當代爲苦功。祈免夫。

人首肯。亟以語家人。嗣蒙天主默示終期。乃曰。吾

於某日時去矣。逝日果符。噫。若夫人者。可謂善生善

死矣。至今雲間之人。觀感興起。堅崇聖教。爲中國望

焉。編中引各國奉教異蹟。以証奉教者嚴守聖規。必

望上主大庇。媲美純修。非難。但所述之事。當信

當守。然比之往古聖蹟。非敢遂以等視也。

善生畏死

茲論善生者。臨死猶懼。以主威不可測也。設有罪醜。其畏懼又何如乎。

聖亞而率掇。臨終懼泣。門人問曰。以夫子之德。猶畏死乎。答曰。吾所畏者。進隱修會迄今。難保無罪。或解或忘。豈無一二。主審至嚴。能無畏乎。

德士亞加篤。臨終三日。張目不合。友問汝神何如。答曰。我將赴主前聽審。問懼否。曰。吾雖敬主。弗怠未知一生思言行爲。主喜耶。嗔耶。烏得無懼。

聖喜辣戀。年十五隱修。七十餘載臨終。不免有畏心。
旋自信曰。我生平奉一 大慈王。恪守規誡。有如一
日。奚畏哉。噫。大聖猶先懼而後信。矧負罪慝者乎。夫
聖人童稚隱修。今人則肆志敗行。自幼學始。聖人爲
絕罪根。野居草食。今人則棟宇膏粱。以開罪端。惟恐
不美。聖人畢世苦修。務贖幼齡過失。今人一生妄作。
至老不悛。推其意。彼固謂恣意而行。卽或干冒世法。
擽一死盡矣。孰知身死神存。一靈負萬罪。祈免永苦。
得乎。

隱修者斯德望。生平嚴守十誡。非飲食。居僻野。朝夕
祈禱。追悔幼犯。恒哭自責。俄臨終畏懼。門人侍側。見
其狀大異。又聞其言曰。是罪吾誠有之。但爲是罪。嚴
齋若而年。行克已功。若而次。已補贖矣。又曰。若此種
種罪人所無。魔妄証耳。又曰。此小過。懇 慈主赦宥。
言畢而逝。夫人有此數十載隱修之功。始可忖度其
靈當何往。如其不然。死後無煩忖度矣。

或問聖人臨終。懼者何。聖厄我畧曰。聖人知 主嚴
審。纖微悉鑑。雖則勤飭。動靜不敢稍違。而小心翼翼。

至終尤甚。所謂修德愈深。畏主愈切也。

又問聖人終時。自信不懼者何。曰。此無足異。懷想

天主嚴義。則生懼心。懷想天主慈仁。則生望心。匪

直彼懼此望。且有亦懼亦望者。宗徒葆祿備有聖德。

常望天主視功給賞。又想天主覈罪加罰。曰

義主審我時。我不識負何等罪罰也。

惡生惡死

聖奧斯定曰。惡者無所不爲。臨終一息。驟然悔悟。以希主宥。其情雖切。奚肯准此心哉。矧臨終驟悔最

難。此時槩爲熟境。所役習慣自然。雖悔不切。即使真切痛悔。或未定改往愆。須臾不幸死矣。何救乎。故人遇有微犯。卽刻痛傷勇改。矢志自新。終日如是。終身如是。功夫純熟。神魂安靜。庶可望死候蒙 主慈昇天國耳。

罷肋睦府。一幼者好道。穢友惑以色。神父頻勸責之。頻應曰。明日告解。神父曰。汝果真悔。奚俟明日。吾恐汝邪終不去也。未幾病殆。乃遵神父喻。痛告夙愆。頃卽逝。神父忻悅歸堂。忽見一人面黑目黃。週身獄火。

詰曰。汝爲誰。其人泣曰。吾卽某無幸人。墮永獄矣。神父問曰。汝適痛悔不切乎。弗順吾訓乎。曰。非也。吾專心承教。已蒙天主赦免往罪。神父曰。此則當昇天矣。曰。但吾臨終之頃。仍憶往汚而願之。卽於此絕上昇。招永獄。可恨生時所好者。不免終時猶好也。神父惻然。然則有過不悔。悔而復萌者。不當以此爲鑒歟。又有犯罪。未經告解。竟死者。西國一學道少年。財富奢淫。神病日錮。雖勸不改。一日酒闌就寢。楚聲陡作。僕從急延神父入室。勸令痛悔求赦。乃曰。最恨誘我。

者然彼之重殃。稍後我耳。顧勸者曰。祈主無益矣。魔獄門開。多魔接引。我逝卽墮入矣。神父亟畫十字。殫力退魔。而罪者雙眸旋轉。神忽已逝。觀者無不悚然。斯亦怙惡之一鑒也。

弗郎德亞國。有三少年。恣酒色。偕三淫女。夜深戲謔。其一悔曰。吾儕何猖狂悖主至此。罪甚矣。其一最妄曰。吾知感魔自適耳。奚問主。方就寢。燭未滅。室門忽開。有醜魔狀如獵者。佩刀執矢。隨兩小魔。目如火。鼻出黑焰。厲聲曰。感我者誰乎。吾有所贈。至前執

其足倒拽下狀。命二魔刺其軀。以戈透首出。灼火如炙雞。曰。我欲啖之。携此惡奴去耳。惡者氣絕。惟存隻尸。淫男女恟怳如夢。戰兢達曙。遍傳一府。咸目擊死容。及火炭血油之迹。臭穢不可聞。嗟嗟。王之義罰。其嚴如此。

懷審

審判者。人死肉軀歸土。其靈竟詣主前。聽審一生善惡。設在世貪財恣色。滅公徇私。種種不法。生時若無所畏。茲則主怒于上。貴者賤者。富者貧者。咸來

受罰。念斯時財賄無矣。止存非義枉得之罪。淫樂過矣。惟餘越禮縱慾之誅。明明之鑒。毫不得淆。赫赫之威。毫不得避難之又難。苦之又苦。此審判時耳。人生前苟能懷念及此。何至猖狂日甚。而不返乎。

大主所審不獨大犯。凡思言行。極微過愆。毫無逃遁。卽如耗費時日。修爲不勇。或吾以爲小者。審時則以爲鉅。或向以爲善者。審時則以爲惡。且是時親見義主嚴威。心懷愧悚。卽此一苦。有非永罰萬苦所足與較者。又是時。聖母總領保護二天神。暨本名聖

人咸在。

聖母詰曰。吾以大慈護汝。奈何護惡。一無

善狀。天神詰曰。吾奉

主命。愛庇汝。引汝。做汝。奈何

甘爲魔役。負我。聖人詰曰。吾爲汝主保。汝則某日行

某惡事。某時出某惡言。吾親汝。汝疎我。奈何。

主則

又若曰。罪者知之乎。吾生天爲汝。非汝我不生天。生

地爲汝。非汝我不生地。生萬物爲汝。非汝我不生萬

物。汝以我所生適汝私。任汝背逆。吾默啓。汝不悟。設

爲教典。汝不遵。且汝造罪。不忍遽罰。俟汝改遷。今乃

怙終矣。吾爲汝罪。降生救贖。歷諸艱苦。汝仍恣萬惡。

一似永不死者。今則天神聖人莫不質汝。卽吾大慈母亦嚴棄汝。自罹永罰。汝則何辭。

或問惡者獲罪于玉。死後戰慄宜也。善人小心昭事。死則望永福矣。奚其畏。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善人實信。天主察人所不能見。知人所不能明者。萬倍洞徹。卽至德令善對。主嚴義。亦如有罪可罰。何敢恃乎。聖若白曰。以人對主。大聖知懼是也。如余前述宗徒葆祿。且曰。義主審我時。不識我負何等罪。嗚呼。宗徒爲耶穌所選。敷教天下。所歷國都。不

啻數十。所化人衆。不啻億萬。隨所遣處。邪黨作難。爲主受笞者五。網杖者二。石擊者一。囚拘放流者凡幾。又覆舟三次。浮沉洪波中。一晝夜。寇賊劫奪者再。饑渴寒暑苦辱。諸情直等閒耳。聖人功高而勞苦若此。猶不敢自居于是。今天下人。能踐宗徒之跡者誰乎。而謂不畏死後審判乎。

泉州顏葆瑑。寐際有魔牽詣。主前聽判。時同審者

約二萬餘。主威在上。魔猙獰於下。判畢。昇天者一

人。下煉獄者三人。餘置永苦。葆瑑戰懼俯拜。主曰。

葆瑤有忿怒貪吝二罪。應付魔手。彌格爾天神進曰。彼曾於

王堂畫聖像四十日。極虔。家貧不計利。

聖母及本名聖人。亦各爲之代祈。王曰。葆瑤固貧。

貪吝可原。忿怒不可原也。姑許立功。王堂宥死。限

三年期。因命保護天神。引經煉獄。畏不敢視。惟聆哀

號聲慘。無一不籲。大慈王速赦者。及醒。疾詣王

堂告解。刻責嚴修焉。

物擲濟郡。有若望者。素習於邪。惟事聖母。不懈。後

染重疾。不堪痛苦。忽自覺詣王前。王震怒。將付

魔獄泣悔求救而未可必得。若望懼甚。乃懇聖母
曰。大慈母。勿棄罪人。苟獲爾護。主宥之。願滌舊
污。復力疾往樂助多爾室。叩謝聖母。聖母顯慰
曰。天主允我求。宥爾矣。宜速改圖。若望感激拜跪。
呼室外人瞻仰。而聖母已上昇矣。病愈趨赴聖堂。
伏聖母像前曰。此卽前者所現聖容也。表揚於
外。若斯人者。匪蒙聖母慈照。豈不殆哉。

凡惡者方死。自容所造罪過種種。皆應入獄。主威
判訖。獄門卽開。罪靈如影隨形。倏然下墜矣。計世俗

犯罪者。或爲刑官鞠審。猶畏罪罰難堪。豈于 上主
義判。魔獄永罰。乃甘陷不怵乎。今盡人世烹磔裂鋸。
種種刑苦。合爲一苦。以比死後審判之苦。不啻泡影
較堅冰也。罪者可不猛省乎。

金口聖人言。上主生人耳目手足各二。惟靈魂一。
世人形軀有弊。多方救治。務期保全。無論尊貴。卽貧
窶猶然。夫一足廢。一足尙可行。一目瞽。一目猶可視。
至此孑孑一靈。壞則全壞。無半可留者。而曾不顧惜。
任從墮落。何輕重倒置若是乎。可悲也。

懷獄

噫。獄其可懷乎。蓋緣罪靈判後。罰墜永獄。斯時將欲
哀籲。義怒方嚴。將欲痛悔。後時無及。萬苦畢集。無計
可回。故不如生時預作是想。一思一言一行。凜凜矜
持。不敢有犯。偶誤。卽如歷萬苦。試永殃。展轉痛懲。悲
號不置。務洗滌補贖。以冀赦宥。如是終身。庶死後獄
苦可脫也。故曰。惡者忘獄。墜獄。善者懷獄。遠獄。

魔獄之苦。莫可形容。而罪者安於身試。昔豪富數人。
旅卽酒譌。內有最淫酗者。友諫之曰。汝不聞從逆凶

乎。胡甘罹永殃。答曰。固也。詎一酒色。便罹永殃。吾寧身充地獄。不願與列天堂。語畢。忽兩魔假人形進曰。孰云寧充地獄者。盍與我盟。當備盛筵。侑以佳冶。惡者悻悻。肆言曰。訂盟者我也。魔曰。汝既不望天樂。自允我偕。我有異酒殊色。供汝永世貪婪矣。卽拽出。時狂風陡作。黑氣四佈。地煽火焰。其人隨入地坼火中。衆傷痛。覓尸不得。僅目擊其狀如此。嗚呼。彼旣自絕於天主。卽順從其願。可不戒歟。

地獄之苦。難以言盡。畧約有五。一意。一慘。一狀。一重。

一永論意。夫苦。天樂之反對也。地獄諸樂永絕。萬苦叢集。矧獄在地心。則幽暗之甚。積萬罪之體。則湫隘之甚。鼓永劫之火。則猛烈之甚。雜處古今醜類。則臭惡之甚。人靈而伍凶魔。則驚懼之甚。至於罰應其罪。輕重大小。其隱哀自相質對。罪者自知之。吾不得而知之。亦不得而名之也。

論慘 天主之仁無限。無量。則其義亦無限。無量。蓋天主諸德。各各相等也。今觀其生天地萬物。而又保存之等。殺之則知其設地獄萬苦。以永殃之磨折之。

有斷然者矣。人顧弗思耳。夫稱述 天主仁恩弘被。莫不奇之樂之。蓋亦就其嚴義赫然。無稍寬假。而警之畏之乎。聖熱肋彌亞蒙 主特寵。在母胎卽赦其原罪。自幼至老。悉無大犯。常自道曰。吾謝絕塵世。投誠於 天主。律日益嚴。寅畏益篤。猶恐有發不及覺者。獄罰敢遂已於懷乎。噫。大聖且然。況罪者宜何以處此哉。

推論獄罰。主之降罰於世也。在昔元祖亞當。以一罪之犯。敗其常生榮福。罰以老死病苦。累延胤裔。至

於終窮。此爲初罰。次罰發洪水。閱四旬。徧淹五大洲。止存諾厄氏男婦八口。又次罰瑣多瑪國。男色宣淫。四府一火同燼。并陸沉爲死海。數千年來。寸草不萌。穢臭特甚。過者興感。主威不勝戰慄。又次罰厄日多國。嚴禁祭主。殘擄如德亞國人。乃於一夜。罰令君若臣若民。其長子盡死。旣縱放如德亞人。又復追之前阻紅海。天主命海露底渡走。而沒彼來追者。計億萬。迨天主降生救贖。彼如德亞國人。又皆贖。則假手羅瑪府伐之。悉殲其老幼男女焉。此非

上主之顯戮乎。卽今者疫癘交作。兵燹不戢。殘殺動輒百萬。吾悲今之人。已不勝其罰矣。世罰其慘如此。獄罰之慘可推。況主怒於人生時。不過示警。至於怙終。無復等待。乃益盡罰。其慘豈世罰可擬其萬一哉。

論狀。以理推之。主能所發。無有限量。卽知其嚴義亦無限量。諸凡加於人形。雖歷年久。猶一瞬耳。懼此尚愁苦難堪。況獄罰永永全苦。何以狀之乎。天主生天堂人世地獄三境。大相懸絕。其苦樂亦大相懸。

絕。以地獄比人世。猶以人世比天堂也。

昔一人病將死。戰慄發聲曰。萬禍聞者不解。旣甦曰。頃見兩魔。阱人烈焰中。不堪再瞬也。嗟夫。魔現須臾。尙不克當。矧經無際年之永。對萬億隊之魔。徹體煨以猛火。其痛苦。其惶懼。又何如哉。

聖伯耳納篤曰。獄僂之狀。可畏哉。夫世罰肉體。不勝其苦。命絕已矣。靈則永世常存。求形生不得。求靈死不能。何以名之。名曰費留。

釋言永受死。苦。永永不死。

吾感此大

懼。守貞隱修。萬僂致命不辭。正欲存用。

釋言永享生樂。永永不廢。

而不爲費留耳。

天主降生。非人德力可致。祇緣人犯不赦之條。特爲降救。此則盡乎慈矣。主慈盡。而人惡不悛。義怒勃發。其克免乎。慈義並行。乃成至公。聖伯爾納耳篤曰。天主降生。爲慈仁也。審判。爲嚴義也。主慈仁。鉅罪咸得蒙赦。主嚴義。小情不得逃其刑誅。

論重。畧舉四義。一出。天主之意。意之所欲。能必因之。意欲罰重。則罰必重矣。二。與人罪準。人干冒無量。尊主。則罪實重且大。罰必應之。三。以其讐罰其罪。魔。

人之讐也。

天主命魔殘戮罪人。魔喜承命。必恣其毒虐。四刑具。惟火爲大。獄罰永遠烈火也。

問。人奉魔。應德之。奚其讐。曰。魔初爲天神。受天主

寵。炤異等。猶生傲情。何有於人乎。魔讐主。弗克害

主。害主所生之人。惟恐人得其所失之福。百計誘

之。令均受罰。始快心焉。安肯德之。且魔旣受主罰。

顧已不暇。能緩人罰乎。比之猛獸。身陷于阱。困苦饑

餓。有物共處。未有不肆毒害。吞噬之者。魔不啻猛獸。

人近則害之耳。豈曰德之乎。

論永。人罪怙終不悛。永無悔期。故主罰亦永無赦期。義之盡。公之至也。

問獄罰雖永。亦有解脫時乎。曰。經曰。無解也。設有一人。日滴一淚。積成海波。淹沒大地。此時容罪者出獄乎。又設海水。用一紙撚。日濕一度。以迄乾涸。此時容罪者出獄乎。然而必不可得也。惡靈處獄。恒懷二念。一念生前圖享暫世虛樂。以招永獄實苦。一念生前向物背主。不肯改悔。致死時不獲寬赦。永不得享見主面。此兩念之苦。萬苦莫比。以此修士絕色絕

名絕利絕意。寧困終身。冀免永獄。豈人智而彼獨愚。
惟知 天主教義。決然不少寬假。故甘心世苦。世苦
不得。尙將求之。是爲大智矣。豈彼縱逸樂。肆淫慾。背
主佞魔者。得爲智乎。吾嘗聞罪者曰。人盡一生之樂。
至死而已。嗚呼。天主教怒。非由人召乎。第因永獄
二字。世人不知。故無惡不爲。誠能明此。其不遷善修
道者。未之有也。

西有王謂多慾者曰。汝願極天下富貴之樂乎。任爾
所欲。吾將從之。但限汝臥一隘榻。累褥重裯。數年勿

起限滿。禪汝位何如。其人曰。吾欲行止自由。豈以桎梏易天下哉。因是感悟。卒嚴修。成大賢云。噫。安臥錦繡。尚且不欲。而欲永獄之火。不愚甚乎。

夫人恒懷 天主教怒其嚴如此。永獄之罰。其慘如此。虐魔奉命。盡力加害。又如此。則宜速悔速改。自救於生前。乃可。死而後悔。晚矣。噫。旅輩於八萬里外。輕身東來。歷殺人吞人之國。凡幾。老于斯。歿于斯。終日孳孳者。名乎。利乎。世樂乎。祇以萬國皆我同類。視猶一體。不忍坐視淪喪耳。又慮知而不言。厥累惟均。覩

縷陳述。夫豈得已哉。

懷天

大主生天生地。置人其間。上示以日月運行。下示以品彙繁植。欲人仰觀俯察。憬然悟斯世善惡雜處。如此隆備。何況生平積善累功。而死後有不蒙上賞者乎。故大聖大賢命終。天主陟其靈於靜天之上。以配天神。經曰。天主取善人補天神缺是也。蓋有賞有罰。爲上主之至公。非罰無以報惡。非賞無以報善。永罰既定。永賞無疑矣。

問天堂榮福何如。答曰。榮福歸二外。一內。一今就外榮福論之。約以六端。

一。天主化生天堂。原以顯發自有榮福。其規模閎肆。寧有涯涘。昔西總皇亞所厄洛。統國百二十七朝。會晏諸寵臣。爲長夜飲。陳設寶玩。供給飲食。人間所有。無或弗備。晏畢。賞賚億萬計。復大酺一百八十日。以示富盛美麗。天下無敵也。嗟乎。此人間主耳。何況天上主。包函萬有。設天堂以福善人。其所以爲晏爲賚。爲陳設供給者。其大且永。孰得而測之乎。凡人

有爲必先有欲有知有能欲爲而不能不知則其爲不成欲爲知爲而不能爲或能爲知爲而不欲爲則其爲皆不成。大主具有全善全能全知賞善者是其所欲隨其所欲卽其所知卽其所能欲知能三者克全故其所爲自充周無外豈若人主意欲徒雄限於知能之不克副哉以此推知天堂榮福果無涯涘也

二。天主化生天堂以報聖人其大必無限量也何以知之以聖人在世之榮報知之蓋天主於聖人

在世時。或假以權能。令萬物順承其意。如順承天
主。往往有之。經載聖若蘇厄。命日輪停軌弗動。以誅
異端。聖厄利亞。命天旱三年。以罰古教之背亂者。嗣
命之兩。聖梅瑟。命紅海分流露底。以渡如德亞人。日
天海。並惟三聖之命。不敢違也。且不獨遵其內意。并
尊其外軀。萬病近聖人之軀。無不立愈。卽其用物。亦
有逐魔愈病之效。又不獨見尊於當時。并見尊於後
世。或以其髑體。或以其衣若像。逐魔愈病。其效亦然。
又不獨其物。卽聖形之影亦然。經載宗徒伯多祿。經

行某地。病者踐其影輒愈。計吾

主耶穌在世。未嘗

以影療人。而宗徒有此異跡。豈非

天主愛之之極。

特縱之以權能。若此哉。由斯以觀。

主之寵榮聖人

於天上。亦畧可測矣。

三。凡知其物之直。則知其物之貴。知其直無量。則知其貴亦無量。夫天堂之直。無量之直也。天主示之

矣。其降生受難。立無量功。正所以備無量直。以售天

堂榮福。而天市從此而開。聖人從此乃各持其直。造

聖域貿易焉。聖人之功。不得云無量。而得以其功通

耶穌功。是卽無量功。是卽無量直也。雖然。吾輩效法耶穌。遍歷諸艱。亦分固應爾。敢云直乎。

四。天堂榮福之大。以其所處之高知之。經証天堂爲生者域。人世爲死者窟。試觀世所。高明上覆。廣厚下載。所謂天地定位也。舉大地所有。如昆蟲草木之繁。色聲香味之美。金玉珍寶之麗。以備人用。以供人玩。人率志滿意足。醉心於中。然試平心而論。以此數者。上較日月星辰之光照九洲。德施萬品。奚啻浮漚之較滄海。一粒之較太倉乎。夫肉目可見之天。明明在

上。已莫之與京矣。又況上之又上。今肉目不得而見之天堂乎。

五。天主爲人界有三所。曰母腹。人世。天堂。母腹窄且暗。子且窮暫且冥濛。出腹入世。則悉與相反。乾坤廣大。母腹之容。萬弗若也。日月昭明。母腹之暗。萬弗若也。群類環集。母腹之子。萬弗若也。品物繁生。母腹之貧乏。萬弗若也。然則以天堂比世界。其萬弗相若準此矣。夫聖人在天堂。其視人世。無殊母腹。今人戀戀腹世。而弗釋也。亦大可哀也夫。

六。天堂之美好。比類而知之。今見一穴曰。鼠也。窟於斯。見一巢曰。鳥也。棲於斯。茅屋數椽。其農舍乎。美輪美奐。公侯之堂乎。等而上之。紫禁黃閣。象魏楓宸。則爲帝王之居明矣。夫在微俗則小。在貧民則陋。富貴則加華美。帝王則益壯麗。是知天堂爲天神聖人家。天主賞善之所。其美好豈人世所得比擬哉。竭我神智。莫窺其萬一也。

已上論外榮福。而內榮福亦悅可推矣。然外榮福。可因世所可見。可聞。可知。而測其不可見。不可聞。不可

知者。若天堂內榮福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知。則不得因世之可見。可聞。可知者測之。夫外榮福。是向天主外有之華美。而內榮福。是向天主內有之精蘊。則其大其永。當由外榮福之大之永測之焉。

天堂內榮福。爲天主自有之榮福。爲萬榮福之本。以外較內。如影較身。如虛較實。如無較有。蓋天主顯露其全知全能全善。施發於外。是爲榮福之末。故擬爲福之影。福之虛。福之無。其蘊爲內有者。精微與深。益無限量可知。聖人每謂享天堂外榮福。不爲福。

者。惟享內榮福。乃爲福者。

內榮福之大。以外形之益。知其大。是以至德至聖。情所切向。專在於內。必獲內福。始爲實有。如不得內福。卽全得外福。如同無福。如獲內福。卽纖毫。卽一瞬。亦爲萬福。外福雖長久無際。不有內福。如影如虛。如無內福。旣得。卽不必有外福。已統括於無量無限中。譬之日體。光體也。體復散光於外。當其欲升。未升。望見散光而已。及其旣升。乃見光體。故人仰日體爲眞見日。僅見其光者。微末耳。又譬水源於海。觀於海者。不

曰難爲水乎。以此諸聖人。但務獲內福。不務外福也。就聖人務內不務外之意。極推之。設享天堂外榮福。永遠無際。而不得內榮福。寧享一瞬內福。而不欲享永遠無際之外福。又諸天神。及諸聖人。永遠無際之外福。設吾得獨享之。吾亦寧享一瞬之內福。而不欲得諸天神。聖人。永遠無際之外福。且不惟是。即使天主更生萬天堂之外福。俾我獨享之。而不享一瞬內福。我亦寧享一瞬內福。而不欲得萬天堂獨享之外福。不得享內福也。再極推之。即使萬天堂之外福。

我得獨享至於無終而不得享一瞬之內福。我亦寧受萬地獄之窮殃而後得享一瞬之內福。不欲得獨享萬天堂之外福而不得享一瞬之內福也。以此推知天堂內榮福之大之妙之精純之圓滿之華美之無窮際無限量真不可得而思議矣。夫天主不欲吾人受獄之萬苦乃享我以外榮福未已也。又享我內榮福未已也。又永世之世享我以外榮福。夫人在世其時俄頃耳。以俄頃苦勞而得榮福之享如此何憚而不爲也。

昔聖方濟各。勤修神業。無苦不甘。一日仰天。祈主
賜得見天堂之樂。主乃畧示天樂。一聲。聖人聞而
樂之欲絕。旋謝曰。充矣滿矣。不克當其久停矣。又有
聖女仰慕天堂。天主啓其神目見之。聖女力弗克
當。隨逝。是知天堂內外榮福。惟本超性之識。差可窺
探一二。不則未能也。

提正編卷之四

遠西耶穌會士賈宜睦著

主惠

顯報

中士問西士曰。善惡之報。願聞其詳。曰。大善大報。小善小報。或生前或死後。大率報於生前者畧。報於死後者全耳。中士曰。今人以目見爲貴。所願者。現在福樂耳。豈問死後渺茫不可知之事乎。西士曰。惑哉斯言。誤人不小。夫天下人衆矣。總歸三等。而天主之

報因之一。人有原本二罪。未蒙聖洗。應墮永獄。或生平曾有小善。則酬以世福。而死後乃受永殃。譬醫者視疾可瘳。則進以藥。如不可救。藥石無用。悉從其嗜。好弗禁耳。二。有人忻勤奉教。爲善克終。而善中或有小疵。此則煉以世苦。玉成之。俾德行純全。卒食永福也。三。至若精修之士。昭事加虔。不爲利奪。不爲害怵。懋修無斁。日進於潔清。如此者。死後必得永福之報。而其生前。亦有順適之以世福。亦有刻礪之以世苦者。總之現在福樂。不足以云報也。

或問人之爲善。雖有苦試其德。亦有世福。天福咸享者乎。曰。有。昔者西聖王若伯。純修無過。得蒙主寵。享以世福。魔鬼妬之。欲奪其敬。主之心。一日死其所產六畜。人往告。聖人曰。向爲主與。今爲主取。我惟謝。主言未畢。焚其所積府藏。聖人復如前言。未幾。并死其至親及其子。聖人終如前言。又失位病癰。人咸謂之。聖人仍仰。主倍切。天主命魔退。疾去位復。百倍償所毀敗者。昌其子孫。復加其壽一百四十歲。死後仍享天福。斯天主報大善于生前死。

後也。

夫人生前之報。其較著矣。死後禍福。奚據而知哉。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知生從何來。則知死歸何處。如朝廷命官牧民。畀以符篆。滿任。未有不復命聽陟降者。人死。雖形鬼歸土。而靈神不滅。復命主前。以承賞罰。斷然不爽。且死後賞罰。必非生前之報。可擬萬一也。

天主之於萬物。生養之道。各從乎時。時至功成。方其未至。祇可預計必然。期以目見。則妄矣。試觀至微物。

如飛者走者。生則弱漸則長。終底於成。維人亦然。自孩提以至少壯。而強而艾。而老年力相副。態亦屢遷。所賦靈性。初萌知覺。繼開明悟。究則遞加超性之理。要皆循序漸進。無躐等反常者。然則天主迪善之

方。亦準是矣。設令遇善輒賞。遇惡輒罰。惡者應無噍類。無悔禍時。而善者因此小利小喜。遽自滿足。豈不荒怠厥功。究歸於不善乎。書曰。三載考績。又曰。三考黜陟。人世暫福且然。況天堂永常之福乎。自古大聖大賢。傾誠精修。寵辱不驚。職此故也。彼淺劣者。流幸

爲一善。妄冀福報。而福報未遽得也。是爲自畫。功不掩過矣。

或問。今世奉魔者。或享世福。奉主者。或極艱苦。其

義何居。曰。聖瑪辣計亞云。此天主報施之妙用也。

奉魔者。享世福。止如此耳。善人奉主。而罹艱苦。世

福旣不得享。則其報于身後。又何疑乎。然天主未

嘗不罰人於現世。斬善人以現福也。如不善者。咸享

世福。善者反受艱辛。則福澤專爲不肖設。豈其然乎。

况人旣奉魔不善。背逆天主。失其寵愛。主亦聽

其驕奢淫樂。未久永苦立至。庸可逃乎。譬不肖子。黨惡事讐。自絕于父。父亦不加約束。任彼狎近匪類。佚遊無虛日。轉盼產業荒廢。家蕩日亡矣。人若奉主勤修。翕順上命。天主寵照有加。然必歷試諸艱。而後得昇享永福。譬之賢子順親。克恭厥父。望之彌切。則其督之彌嚴。禁足苦攻。晝夜拮据。而後功成名立。可望也。且奉魔享世福。因福造罪益深。其永苦無極。奉主受世苦。因苦爲善益篤。其永福亦無極。天主之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豈可以

人意預測乎。君子修身。以俟報於生前。與報於死後。惟順聽。天主已耳。

特顧

天主之顧物。有公有特。論其公者。無分有覺無覺。有靈無靈。既生之。必成之。既成之。必顧之。其于我人生養救贖。恩施甚溥。智愚賢不肖。倫類不齊。而蒙恩則一。是公顧也。至有奉規誠。畏嚴義。守貞克己。敷教隱修者。則又有特顧焉。

天主之特顧聖賢也。當其生時。積德修行。則命天神

保護之。較罪人特爲深切。或於世受詬厲。主鑑其
心。如親受詬厲焉。或於世受鞭笞。主錄其功。如親
受鞭笞焉。眷之愛之。潛扶默祐。令物聽其命。魔畏其
德。卽所遺衣物。皆錫有逐魔愈病之能。耶穌曰。聖
人有枯骨。吾命世世尊之。卽其髮。我知其數矣。世
尊且守之。夫骨髮微物。蒙顧如是。何況靈魂爲肉軀
主。而主之顧之。又豈可量哉。

天主特顧聖人。不獨於其身。且及其子孫。或奴僕。又
有因奴僕。而恩及其主人者。昔聖亞巴浪。敬愛天

主聿修厥德。天主顧之。令動罔不吉。且百年內。子孫昌庶特甚焉。其孫達味德爲如德亞總皇。卽此亞巴浪。常命其僕遠行。天主以聖人故。特捷其往來。以慰之。

聖若瑟曾役於布弟法肋。天主重其德福。及其主。又聖厄理藪見隙於西利亞國王。發禁兵千餘圍其居。擄之。其僕有畏心。聖人慰曰。無畏。吾祈天主啓汝目。僕果見無量數天神。驅逐王兵。駭散焉。經曰。天兵列隊。恒顧聖人。斯其驗也。雖然。一切聖人蒙顧特

甚。而其心彌加警惕。弗敢一息安。何者。蓋天主仁義並行。善則顧。否則棄。一息放弛。背違天主。顧其可常恃乎。故視主之顧我。如單絲繫利刀於其頂。而以豐醺列於前。可喜亦可畏也。

特寵

上言特顧。所以免患難。增福澤也。然不得特寵。德修精進無由。何以承真福乎。故天主顯施本有之善美。爲吾人善美之原。是爲特寵。人得此寵。則凡諸誘惑。莫能擾害。而躬行純潔。翕順主旨。斷可必矣。譬

頑鐵一經火煨。乃變精純。愚者見其鐵變。不知非火力不至此也。昔宗徒葆祿。常試聖寵奇驗。曰。我生非我生。乃耶穌生。蓋天主於人。初欲其軀活。則賦之靈魂。靈魂爲肉軀之生命。繼欲其超性。則錫以聖寵。聖寵爲靈魂之生命。視聽言動。官骸所司。而所以司之者。靈魂也。哲謀蕭父。靈魂所作。而所以作之者。聖寵也。每見俗儒。非不雅志好修。而本原未徹。垂戾時有。此無他故。不獲聖寵耳。若宗徒者。悉本耶穌聖寵。以成聖德。其曰吾生爲耶穌生。豈虛語哉。

聖寵奇妙有四。一。華美靈性。自昔天主賦性本善。一。滋罪染。頓失天真。主甚憫之。苟能誠向天主。主必愛之如子。發已至美。錫諸聖賢。于其性體。飾華增美。豈徒去其舊染哉。

二。堅固力量。人恃己力爲善。一被讐誘。有初鮮終。所不免矣。故必求得聖寵。增其力量。以保萬全。聖多瑪曰。得聖寵者。克勝萬魔。亦克滌萬罪是也。

三。扶助德情。修士持誦齋戒。克復改遷。與夫勸善哀矜諸德。雖由人力。必藉聖寵默祐成之。至若視聽言

動顯於外者。喜怒哀樂發於中者。非得聖寵以爲之模。豈能一一中節無疵哉。

四。引迪上升。言人善惡由聖寵之得失。故死後不升卽墜。今旣爲善得寵。得寵而爲善益力。靈雖未升。其名已登天錄矣。耶穌命門徒敷教四方。一時魔鬼受制。人民協從。門徒心喜。耶穌曰。此何足喜乎。汝輩名登天錄。喜乃爲大耳。

由上所論聖寵奇妙。亦畧可覩矣。夫華美靈性。主愛如子以寵故。卽知失寵。靈流於穢。主疾之如讐。

矣。可懼也。脫離讐害。建立神功。以寵故。卽知失寵。欲
勝。力柔。美業不竟矣。可懼也。諸善易進。動靜咸宜。以
寵故。卽知失寵。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愆尤中積。過差
外著矣。可懼也。名登天錄。永福可期。以寵故。卽知失
寵。身充魔役。終墮獄苦。可懼也。是故未得聖寵者。冀
得之。及其既得。勿徒自喜。必也兢兢奉持。藉以進善。
刻不自放。以聖人爲法。乃爲得之耳。

特照

上論特寵。所以治靈性之病。俾昭德塞違。至於格物。

理晰事幾。明悟大闢。慧光全徹者。是爲天主特照。
昔達味聖王得主寵照曰。吾蒙主照。痊神病種。
種。今何畏乎。蓋吾所畏者。明悟頑冥。義理不晰。上昧
超性。下昧物理。并昧一生是非。無所適從。以致獲罪。
天主縱令貪多務博。學有餘。而識不足於實修。可與
欺世。以盜虛聲。不能欺天主也。由此觀之。特照豈
可少乎。而今可免是矣。

聖多瑪斯曰。天主特以寵照加人。被其澤者。非直
明悟透徹。并愛主之情。亦倍切焉。凡聖人熱愛上

騰遭難不屈者由主照然也。

聖奧斯定曰。天主聖神。其人靈之鑑乎。特照以所
常行之理。初聖人未奉教時。心志頑亂。泣禱曰。慈
主棄我。何日蒙寵照。謚寧我心乎。一日聲自天來。命
取書讀。聖人猛省。四顧取聖經展讀。數語曰。勿嗜酒
勿恣色。勿浸淫於爭妬。而上法乎。耶穌之聖德。聖
人令照。遂棄舊染。日進於德。有加無已也。是知大
慈公父。不惜特照罪人。勉之歸正。以入聖域。況無罪
而有功者乎。

聖依納爵幼失學。及壯好修。得主寵照。遂明聖三一
體。及超性諸奧理。手錄精修之學爲一書。後考中
天學進士。罔不通徹。

聖神特照。爲吾人升天階級。如金鍊節節相聯。日以
與人無吝。設獲一照順之。卽又獲一照。如是以至上
升。無有阻碍。如不得照。或僅得先照。而中斷焉。求免
下墜難矣。吾人在世。如浮大海。浪濤洶湧。險甚也。有
舟垂鍊來救。孰不急舉手緊握其鍊乎。又孰不懼其
中斷。不免死亡乎。必也握盡其鍊。獲升舟。乃全生。

命。嗚呼。今之人棄鍊就沒者。何比比而是也。哀哉。

望實

天主公恩之外。又有特恩於此。不信。無言望矣。如其篤信。主恩孰不深切。注望乎。蓋信望愛三德相因而生。相輔而成。望必由信。而既信則望自不能已。今所欲詳者。有虛望。有實望。不可同日語也。

何爲實望。曰人奉主教。遵規誡。密省過愆。痛悔告解。誦祈齋戒。鞭策諸功。不懈。由是德修日進。克底於成。此其信兼有望焉。謂之活信。主愜其望必矣。是

爲望實。

何爲虛望。曰奉教之人。亦知有罪必罰。未免耽晏安。惑世俗。始勤而終怠。廢正道於半途。此則信而不愛。乃死信耳。雖望弗應。是爲望虛。

望實者。肉身惟靈魂命。靈魂惟義理命。於是時獲

天主特恩庇之。直令心無纖慝。神氣安舒。雖歷盡顛危而定力不搖。仰望上佑。主終庇之矣。彼虛望之徒。平時靈魂不戒。而縱肉身。雖慈主不遺警照。弗之顧也。殆遇艱危。翹首乞庇。主果庇之乎。

經曰。聖人之望日大。蓋天主覆庇善人。無頃刻離。而於聖人尤至。比之守國。防敵來侵。非直峻其城垣而已。必也練而士卒。利而甲兵。足而糧餉。有筭必周。無事弗備。而後保守克固。主庇聖人。必無疎漏。亦有然矣。豈令有他虞乎。聖人賴有是望。所以奉教不避艱險。直前無退耳。

昔有虐王納博佞。奉一大魔。惟謹範銅爲像。命士民拜之。有三聖曰。西大刺曰。米撒曰。亞德納者。不奉命。王詰之。對曰。世惟一。天主爲大父母。當敬奉祭禱。

耳。全能全知全善。覆庇人。生死人。吾儕拜之宜也。外
此曷拜哉。王怒。命燃炬火。且曰。汝以 天主能庇爾。
今試之。令卒繫其手足。投之火。三聖安意仰祈 主
庇。火乃先灼死其卒。三聖繫繩悉斷。在烈火中。步履
如平時。

聖依納爵將渡海。遇有三舟。其兩堅巨者。謂曰。若有
聖德。盍步海而乘我舟乎。一小者渡之。中流颶風作。
波濤猛起。兩巨舟一破於石。一沒於浪。獨聖人小舟
獲安。後復往意大利亞國。所遺貲費悉棄海濱。輕身

乘舟渡海未嘗乏用。

聖若耳達諾赴他國敷教。因國王不見從。辭欲去。王阻之。令渡海勿納。聖人乃望主庇。解衣鋪水面。揚其袂爲帆。竟渡。

聖厄我畧出敷教。其始人弗信。僉曰。茲有大石。若令自移。足驗真教。聖人仰望主庇。果令自移。衆驚服。嗣建大堂。其基內有石爲碑。聖人又命石自徙去焉。聖沙勿畧傳教瑪刺加。渡海狂風陡作。危甚。有副舟載數人。漂泊無踪。衆號泣。聖人祈主息風。而副舟

一時未集。衆欲棄之去。聖人仍令少待。衆心憂甚。令人登桅遠望。忽見小舟。無人搖盪。漸就大舟。衆乃信主庇。因聖以及衆也。蓋天主慈庇無限。惟人所欲。譬之川流飲渴。多寡惟量。大望大與。小望小與。聖人能以主與與人。其望大。故以大庇慰之。如此。

善尊

人有形神二者。神爲貴分。形爲賤分。貴者主也。賤者役也。形順神命。神順天理。斯爲善尊。不則貴賤倒置。尊非所尊。役於惡矣。且合形神而言。順理者尊。逆理

者役。分形神而言。或形役而神尊。其尊真尊。其役似役。或形尊而神役。則役爲真役。尊爲似尊。不可不辨也。比若閹寺僕隸廝養等。此之爲役。肉身役於人也。有靈性之役焉。服於忿怒愛惡傲妬褻淫貪暴等惡。魔計得矣。乃爲魔役。帝王卿相。此其爲尊。肉身尊於人也。有靈性之尊焉。惟一善是好。惟一主是向。一切萬有莫能移其情。靈性因天主之尊而尊。其爲尊也。豈非真尊哉。

論善尊者。誠知肉身爲父母生。靈性爲天主生。順

受其正。循規誠謝世樂。克私慾。形神合一。翕順上
主。生重於世。死享於天。無往而不尊也。如其不然。靈
性聽肉身驅使。蔑規誠。忽經言。沽名趨利。嗜酒好色。
私欲是務。形神合一。以服於魔。終世無悔。生有玷於
世。死永苦於獄。無往而非役也。

論形役神尊者。設其人或爲閹寺僕隸。或爲賃作力
食。或爲兵燹擄掠。甘心聽人指揮。形則賤矣。而神未
必賤也。外事世人。內事天主。困窮勿抑吾志。侮辱

勿喪吾心。利欲勿營。吾慮惟望天主。垂憫恒賜聖

寵以得永福。斯則以形役之暫。而博神尊之永。可尙也。

論神尊形役者。帝王卿相權傾一國。威行萬里。形非不尊也。如其倚勢剝民。席寵恣惡。拒忠信讒。怙終不改。主棄之。魔奴之。其形尊。其靈役矣。尊虛而暫。役實而永。可悲也。耶穌訓古教人曰。汝輩遵我訓而行。吾徒乎。明識真實。方免於役。衆曰。吾輩亞巴浪子孫。從不爲人役。夫子云何。曰。凡有罪者。皆罪之役。卽此一言。已悉善尊惡役之義矣。

惡役之受虐苦罪其一也。而益以魔誘俗牽肉慾三
 讐咸來役我焉。夫役之爲虐。一已難堪。況有四乎。罪
 虐能令人勞心焦思。奉之。曉起夜行。奉之。饑渴寒暑
 奉之。未足。而魔虐有甚焉。或登山涉水。佞之。或粗衣
 糲食。佞之。或喪家蕩產。佞之。未足。而俗虐有甚焉。或
 緩已急務之。或廢生業務之。或勞筋骨務之。未足。而
 內欲之虐人。殆又甚焉。色慾耗真。忿怒傷性。圖富貴
 以忘其身。足乎。未也。惡役何以堪此。惟此四虐。役人
 無已。支分派析。虐主奚啻百千。吾恐爲之役者。有不

勝其傴僂矣。且罪有各種。獲一罪。役於一罪。而魔有億萬。世俗之事無筭。肉身私慾更無底止。則其爲邪魔。世俗肉身之役。豈能更僕終乎。役於生前不足。繼之以身後。役於世界不足。繼之以永獄。嗚呼。此惡役者之爲真役也。

如德亞國王亞鐸尼伯瑟。威震天下。併國數十。悉擄其王。設宴。命被擄諸王。伏地聽指使。甚且刖其手足。以啜餘投地。令食辱之。噫。此數王者。昔爲形尊。一旦受虐。奈何哉。形尊竟至此矣。雖然。虐王果尊於衆王。

乎。達者觀之。是猶大役之虐小役也。

惡役雖有四虐。魔鬼世俗。敵國外患也。罪役其內患乎。欲役其國賊乎。人無私欲。安得獲罪。無罪則世俗魔鬼之虐安施。故聖人有曰。私欲爲罪役之根。宗徒葆祿又曰。私欲爲魔鬼世俗之內間。可不慎歟。

天主生靈魂等於天神。爲萬物尊。萬物皆若其命。奈何見欺於肉身私欲。反爲物奴。而服聽指使。俱命恐後。甘受其虐者。譬有國者廢賢世子。而別立他人子。爲後。傲妬貪酷。驕所不爲。而賢世子且爲之役也。人

有不誚之者乎。人靈本具萬美。尊於世物。而一旦聽命於私欲。何以異哉。

人靈具有萬美。而累於肉身私欲。萌焉現種種醜。曷不用厥心明。詳析妍媸。孰爲善。孰爲惡。而甘心役役乎。罪役多端。不遑覩縷。姑就色財名三者。各舉一二。以示儆云。

古尼耳歌助者。有大能力。誅蛟龍。搏猛獸。統兵四伐。稱萬人敵。後爲一女子。棄職敗名。舉動惟婦命。美色墮志如此。

又亞湍好一婦。百計謀之。不惜卑污。及其得也。忽生厭惡。反其前日之愛美色。改行又如此。

論好財者。罄其心力。謀財晝忘食。夜忘寢。患已不足。羨人有餘。形衰神竭。而財之爲虛無厭也。財心如海。萬水咸歸。終不能滿。又如渴飲鹵汁。愈飲愈渴。將何時已乎。

昔有好財者。累貲鉅萬。永無樂情。勞勩一生。臨終遺命析產。有二子。幼者辭曰。父爲是財。勞瘁終身。且因獲罪。天主吾奚用此爲。悉以讓兄。退而隱修焉。後

兄死。天主啓其神目。見父若兄相牽而歐。父曰。我爲汝積財。遺我罪。罰我於獄。兄曰。我正因汝積財。貽禍於我。同受獄罰。二人交謫。不置。幼子問。今何在。曰。在盃井。地獄最深最冥處。受無涯苦耳。夫財之陷人如此。

昔有人問其師曰。何爲富。何爲貧。曰。無欲爲富。貪得爲貧。聖賢之心。在道。不在世物。故無欲。無欲則視天下如敝屣耳。此爲真富。貪吝之心。在財。惟日不足。故多欲。多欲雖富有天下。而終不慊於心。此爲真窮。故七克謂富者爲財之奴。

論好名者。昏夜乞哀。偃僂獻諛。本欲求伸。先且受屈。然而浮名藉甚。實之不符。徒貽譏耳。故好名如食氣。終身不獲一飽。不將枯槁其名乎。昔有好名甚者。國王惡之。賜晏命首坐。以香一爐供其前。其人喜。謂王之敬已。加於人一等也。繼則每進他臣一饌。於其前。拈香一瓣。終席如是。衆咸飽飫。其人枵腹歸。慚愧無地。

上論善尊。訖兼論惡役者。所以反形善尊也。善者靈魂一順天理之正。無二無雜。惟主是向。世俗不得

干邪魔不得近。更蒙天主特寵優賚。加其力。堅其志。嚴勵其修德。三讐退舍。何尊如之。然而非一日之功也。克而欲從而理。如守獅者。日抑伏其雄威。而後乃漸馴。如芸苗者。簡除稂莠。灌溉惟勤。乃倍獲焉。且也入聖彌優。爲善彌篤。始於尊。終於尊。與惡役正相反也。

善樂

德美慝醜。夫人知之。然修德似苦。作慝似樂。故修德者寡。而作惡者多。雖然。修德無苦也。天主正於苦

中慰之以樂。每進一德。卽嘗其德之味。中心自喻。不
可以告人。其德乃堅振不移。卽爲惡亦無樂也。天
主每於樂中悚之以苦。每萌一惡。其中怵怵不安。如
負芒刺。不得不速改也。但常人忽之。而聖人覺之。故
其去慝崇德彌力也。

耶穌欲堅衆徒之心。於一瞬間。以天樂示之。溢其心
量。如弗克承。由是悉棄世樂。不辭萬難。效法耶穌
咸造聖域。經云。天樂醉人心。蓋天樂無際。非人量所
能容。偶嘗一滴。不克當而醉矣。

經紀先知意撒義亞曰。上主賜聖人以樂也。目不可得而見。耳不可得而聞。口不可舉。似心不可思議。或於持誦。或於默想。或於痛悔告解。彌撒領聖體時。凡作神功。樂必及之。

聖安當曰。沒時面東。神交天樂。徹夜忘旦。倏見日出。悵然曰。汝何爲斷我樂情。

聖意納爵。仰天默想喜極而感。感極至於淚下。屢荷耶穌并聖母顯臨。方與祭時。見發大光。又當正祭時。耶穌現阿斯底亞中。以慰適其心。

有一會士常蒙護守天神顯慰時與偕行互相遜讓
居止坐卧悉與依焉

又一會士每晨天神耳提之卽起行默禱虔想天
主美好一次偶因身倦弗起次早天神卽不至會士
痛悔祈祐天神復來曰因汝怠起違我命主故命
我斷汝樂自此刻苦其肉情永不敢怠焉

且天主以慰樂聖人故時及其友人。有會士一日
與彌撒求上德士代祈天主開其心目因得享見
天主萬福樂焉

惡苦

善者之樂。如日與光合。惡者之苦。如夜與暗合。有日不能無光。則有夜不能無暗。人亦何故樂爲不善乎。如謂淫聲邪色美味。一切世樂。足以適我官骸。孰知愧怍交萌。潛沮閉藏之狀。卽在閑居不善之時。人皆可自省也。

約論惡苦有四。一。惡醜。人行惡時。無不自知其爲惡者。如偶犯邪淫。不免心膽驚悸。懼爲人知。非自以爲醜乎。昔賢巴辣多曰。我或有罪。雖蒙主宥。雖無人

揚正統 卷四 三
知我自不能寬我也。

二。惡種。凡人行惡訖。旣防竊發。又防報復。是卽惡之種。不絕於心。昔安弟亞谷國王。伐他國。妄殺戮。天主以其死候。令被殺諸魂。群集苦之。乃曰。我前所種。不圖萌露於今日也。

三。惡跡。凡行惡不能沒其跡也。品行由此玷。道德由此敗。姻戚棄之。鄉黨憎之。雖或赧顏自飾。欲蓋彌彰。何益乎。昔有恣惡成富者。卒見誅戮。有司籍其產。仍匾其門曰惡魁。

四。惡。憂。惡者自知爲主所棄。心懷常憂。安和而憂。病疾無事而憂。患難遇風濤則憂。沈沒聞雷霆則憂。震殛無刻不憂。無處不憂。如民遭亂。離草木皆兵者。然聖奧斯定曰。心亂卽罪之罰。意西多羅曰。諸苦可避。心苦難避。

允祈

主生萬民。顧之懷之。彼不率厥典者。遽卽殄滅。無難猶族改圖。不亟加罰。直至怙終。罰乃難逃耳。豈有奮起罪污之中。痛悔自新。仰祈矜宥。而惡主不允者。

乎。而況聖人代爲之求乎。

昔開闢後二千二百四十有二年。下民罪惡貫盈。

主降洪水罰之。所存大德聖諸厄男婦八人。載大舟中。及動植各種。其餘人物。殄滅無遺。大主嚴義。不

少寬假如此。蓋因人罪滔滔不返。汎濫無涯。勢同洪水。爰召斯罰也。人罪之洪水有二。公一。私一。公者。元

祖反命。遺累後人。私者。人各情欲勃起。溺於三讐。自

古及今。孰能逃此二洪水乎。盍向大慈主哀號。祈

亟援手救之乎。

且人有貧賤疾厄。兵火流離種種諸苦。爲肉身之洪水。貪財好色。蓄怨藏奸。種種諸惡。爲靈魂之洪水。此而論之。肉身不若靈魂之蒙禍爲尤甚也。然而降罰者惟主。免罰者亦惟主。奈何不知所以求之乎。聖厄色計亞。刻仰。上主曰。吾輩若乳燕。若雛鵲。無刻不待哺於主。此真能祈求者也。

吾主耶穌曰。爾祈必允。爾覓必得。爾叩門必開。求有人子求食而父與石。求魚而父與蛇。求卵而父與蠅者。我旣爲爾父。爾求神美。我必與之。是天主允。

祈之明驗也。雖然有祈必允。惟聖人得之。且不獨允其求。并允其願。又不獨允其願。并啓其願。緣聖人之心合一。天主故也。

宗徒伯多祿遇蹶者求濟。伯多祿曰。我與爾不以財。乃呼耶穌聖號令之起。蹶者遽起。從此負魔抱疾。目盲耳聾。痿痺癱癰。諸廢疾悉昇至街市。俟聖人祈救。無不立愈。

聖意納爵祈

主復活死者計三人。聖沙勿畧。生平

復活死者計二十有五人。其平海浪。馴猛獸。解烈風。

迅雷之厄。祛邪魔之患。直等閒耳。

聖多明我語友曰。吾賴

主慈。無論自爲爲人。有求

必應。友曰。誠然乎。今有肋熱納耳多。負有才能。盡求主啓其心。俾入會揚聖教乎。聖人遂乘夜爲之所。詰旦。肋熱納耳多。果來謁。請入會矣。蓋聖人心惟公恕。不爲己私。求則得之耳。世人神當於理。主自應允。其有不允者。非緣負罪實重。則求非所當求也。譬幼兒求父利刃。父肯與之乎。

宗徒若望。神目仰見。天主座前。光被四表。天神侍

側手焚各品異香。解曰。異香指諸聖之祈。祈出熱心。猶香經火熱而馥郁噴發也。天主允之必矣。

聖伯爾納曰。靈心猶口也。心熱猶大聲也。大聲呼號。有求必得。心冷如瘡。求無益矣。今人爲公求主。猶不見允者。心冷故耳。

宗徒若望曰。汝誠無罪。何求不允。負罪而求。是自棄其求耳。所謂無罪者。確持十誠。忻勤。主旨是也。忽誠不遵。背旨行惡。益招其罰。有求敢望允乎。

嗟夫人生斯世如浮大海茫無津涯終其身險矣試
觀鳥獸始生卽能行動飲啄自如熙熙逐逐日隨其
欲人生不然雖離母胎不離母懷不能語學語不能
行學行及壯治生勞不得息老至衰殘不復知有生
人之樂自始至終莫非苦趣甚或同類相戕焚溺屠
殺所在有之豈人也反不及物乎非也天主生人
爲萬物靈愛之如子將欲享以天福則先置之苦世
以玉成其享福之品如金在冶斯生光如香逢火斯
上達聖人知此每甘心苦患而不求自逸也然而

天主則日加庇焉。憂患愈深。恩庇愈大。故身勞而心安。身苦而心樂。翹首天衢。惟上升是務。彼不善者處世。不知其本所在。天甘與禽獸爭勝。于是避遠主。照日戚其心。勞不安。逸亦不安。貧賤不安。富貴亦不安。出入起居。悉無安時。悉無安所。生與險俱。死與險終矣。昔有國王寵一臣。防妬者之害之也。乃令寢處於朝。日侍王側。而王恒目顧之。世主庇臣如此。而況天主乎。以此聖人遇險。安之利之樂之。不得險求之。仗主祐。愈險則愈親耳。彼不善者。烏足以知此。聖

意納爵德高謗興陷。囹圄無愠色。仍以勸人歸。主
爲務。且曰。吾爲耶穌罹茲桎梏。然猶未滿吾願也。
蓋緣前此兩受窘難。兩蒙耶穌現慰。是以愈苦愈
笑。向主愈切也。

聖安當穴處隱修。德日盛。魔妬之。捶撻凌虐。無所不
至。有友憐之。負之歸。聖人不欲復令負之原所。魔怒
聚衆魔觸齧之。聖人心如山岳屹然不搖。但笑曰。陋
哉魔。忽爾異光炳然。群魔驚避。耶穌顯慰之曰。吾
鑒爾忠。姑許魔煉爾德。成爾功耳。

聖斯德望致命時。倏見異光。聖人願力倍增。謂衆曰。吾頃見天門大啓。耶穌偕天主父來援我上升去。吾何幸當此榮籍耶。因端立祈主。憐彼衆愚者。勿加罪。祈畢乃什。

日本厄各老進

耶穌會傳教本國。國王不信。因其

勸諭諄諄惡之。令掘一阱。置火倒懸其身。僅露二足。

四晝夜不死。衆奇而問之。對曰。聖母現慰阱中。飫

以美味。惟有樂耳。無苦。衆不信。乃曰。有一苦苦爾輩

卒受永殃耳。

聖女亞加大守童貞。時國王禁聖教法。官徑齊氏乘勢欲污之。不從。乃加以刑。聖女曰。吾志如崇岡。任爾戈爾矛。愈殘吾形。愈壯吾神。官怒縛之。鏟去其乳。見聖女容色不變。益怒囚之。絕飲食。夜深見一老者。狀似醫。謂聖女曰。知虐官傷爾乳。携良藥來相治。聖女見爲男子。愧辭曰。吾向不服藥。惟望上主垂憫治之耳。老曰。吾宗徒伯多祿也。主遣顧爾言訖不見。聖女乳已得痊好矣。于是天降異光。獄卒大駭。悉奔散。

一王者。妄疑其。后有穢行。弛愛。且殘刑之。后窘迫。不能自明。祈主默啓。乃炙炭布地。赤足行其上。以誓貞潔。兩足無纖傷。王大慙愧。

古聖若瑟。蒙謗於王。囚之。若瑟必知天主時與偕也。畧無恐懼。隨荷主祐。得白之。王乃罪謗者。而付若瑟以大權。與共國攻焉。以是見聖人蒙難。正天主試其德。成其功。煉其小疵。且世本苦難之所。不得不險。但善人臨險。洗心滌慮。真信真望真愛。天主而安其險。且利之。且樂之。以獲主祐。不善者反是。

身遇苦難之所。每求安逸。驕奢貪恣。率以爲常。臨險則又怨尤。益觸主怒。其罪愈重。其罰愈深耳。是以善者歷險愈多。愈益其樂。爲日與主近。不善者歷險愈多。愈益其憂。爲日與主離也。主近主離。善惡自取。主何心哉。

物備

天主生物。定以各向。又各備以各向之所。須充足圓滿。罔或缺遺。凡物盡然。然而萬物向人。人向天主。天主之制也。人向違制。而求備全。則惑矣。經述天主

右手授天堂。左手授世物。聽取無吝。但人有三等。一向主者。不顧一切。惟以至美好爲極。升天堂爲務。一因世美以求而得。推知天堂亦然。遂竭力圖之。此二者。乃爲得所向矣。又一不求天福。而惟世物是向。是則向非所向。愈求愈盈。愈見有缺陷。殊可憫也。

天主備世物以聽人用。備天堂以賞功報德。皆非待求而後與也。人爲物靈。物咸聽命。人所應用。罔弗備。耶穌曰。汝覓天國。我備爾物是也。然而主以世物養人。非欲人徇世物也。蓋欲人因所見。以推所未見。

因物生以向生物之主耳。而人顧質質以世物爲終向。負主甚矣。

聖達味德曰。吾自幼迄老。未見有義人。主遺之。卽其孫裔。莫懼饑寒。又耶穌訓門弟曰。爾輩惟仰吾父顧之。毋念衣食。吾父爲爾備之。惟德修是務。惟天國是望。可也。

或問富者未必奉主。奉主反多貧者。何故。曰。譬之治病者。飲食止令無饑。過飽恐增其病。又譬之人身得血以養。然不可多。多則病熱。天主與人勿令

贏餘。意亦猶此矣。奉

主之人雖貧。未嘗不足於用。

彼富者。心專世物。營求無暇。晷間有微善。主則以

世物償之。設因富而酒色移情。財賄喪志。吾慮其過飽而病。何羨焉。蓋觀會士輩。避俗巖修。身無長物。

主恒顧之。充厥日用。蓋會士捐棄世物。主不欲以

世物累之。豈因此併窘其所須乎。夫安貧奉主者。

主所必顧。則營富忘主者。見遺於主。可知矣。吾

輩專以事主爲務。不治私事。職此故也。

聖葆祿棄財絕世。隱修巖穴。穴口有樹。食其實。有泉

供飲。枕石席土。六十餘載。一日聖安當過訪。談次見一鳥。嚼麵裹一枚。置前。葆琛嘆謝曰。從初日迄今。蒙主日令是鳥。賜麵裹半枚。以給卑役。今因賢友遠來。乃倍之。方欲剖食。已裂爲二矣。

聖伯爾納篤。一日糧罄。執事者以告。聖人令堅志望。

主。頃間有賢婦。以夫病求救。獻金若干。聖人感謝祈主。語婦曰。汝歸。良人愈矣。旣而責執事曰。日用微事。何庸急。卽微禽細蟲。不稼不織。天主不乏其養。况靈民之貴善可疑。主慈有不及乎。

聖多明我主修院友百人。一日乏食。聖人令衆坐以待。乃祈主祐。少頃。二天神送麵裹足百人食。尚乏酒。聖人復祈主。旋命役厨下木器中取之。役往視。酒已盈器。取供衆畢。聖人謂衆曰。爾輩自後毋慮所須。分事主之心也。

聖女嘉大利納奉主守童貞。國王慕其才色。令從已。聖女不聽。威以嚴刑。終不聽。乃閉之獄。禁飲食。約十有二日。有白鴿每旦進食焉。

天主備物養人。人雖治已私事。主猶不乏其用。况

奉主棄世。專虔昭事者。主安得不時顧之。肯令移其心。皇皇於所需乎。且不獨顧養聖人。凡屬奉主。無不顧者。昔有鞋工二人。相友善。其一。日與彌撒訖。始治業。其息則日加。其一。怠於教事。乃衣食日不給。此一人疑彼有異術也。往問故。答曰。賴天主庇耳。詰旦。瞰其家。別有代爲執業者。其友彌撒歸。則執業者出戶。趨赴市巷。廣招人來就治鞋。此二人尾其後察之。乃知保護天神。遵主命。日治其事也。亦悔悟急神功焉。

聖沙勿畧。聞有室女貧甚。將蒙不潔。憐之。乃往勸一
富者。施金助之嫁。時富者方奕。出鑰笑付聖人曰。請
自取。聖人酌取金錢三百。歸其鑰。富者曰。何廉也。篋
有金錢三萬。意吾師取其半。今奈何。聖人鑒其誠。稱
之曰。爾勿爲後慮。天主保爾至死不乏。且祐爾預
知死日。獲善終焉。後悉驗。

斐耳弟難篤。大國王也。奉主極誠。有紅毛傾國入

寇。衆十餘萬。王曰。我有國。惟奉主。彼有衆。惟逆

主。逆主者。爲主讐。卽我讐。寧失國失民。不與讐

主者共。乃祈苦像前。耶穌現慰之曰。爾無慮。吾永不遺爾。王賴主庇率兵五千。出敵寇衆大敗。不獨本國獲安。且侵彼境十之八焉。敵至今懼。不敢再犯矣。

上主備物於人。欲人勤事之無怠也。故奉主者謀

食。惟治主事。謀衣。惟治主事。謀學問。謀功名。惟

治主事。種種營求。無非治主事者。主肯不備

其用。不代治其所事乎。事主者與主一。主物

皆吾物也。物云何不備。然則世人且勿計國如何治。

家如何保。身如何安也。盡謀所以事主乎。舍主弗事。吾恐國非爾國。家非爾家。身非爾身。所謂載胥及溺。相底於亡已爾。是爲物窮。曷言備乎。

昔有一國。初奉天主。守誠惟勤。時和年豐。富庶罕匹。後忽惑於邪神。背棄主命。主罰之。水旱頻仍。灾疾交作。且外受敵圍。久不解。國之人。至食鵲糞焉。耶穌初誨。如德亞國人。奉主。其國君民崇邪自是。勿聽。且與之爲難。後天主降罰。亡其國。殲其民。卽有子遺。終不免爲擄也。哀哉。

災說

或問吾主在昔降生救贖仁莫大焉。爲今日計。當令世界清平。衣食無慮。庶得興禮義。究心大道。以日救其靈魂。乃際此擾攘多難。救死不贍。則於靈魂奚恤乎。曰。余正爲此危急存亡之秋。亟欲講明是道。期與一世共辭永禍也。夫世無不死之人。遭茲多難。尤與死近。一旦身死。而其靈魂永隨獄苦。且奈何哉。以故圖救必死之肉軀。不如圖救不滅之靈性。爲急且要也。且人亦知多難之所由來乎。哀此蒸民。日被

主恩而不知感昧天理恣人欲溺意見安固陋向猶可誘於末聞茲則京省郡邑槩有主堂槩有鐸德

傳教矣無奈釋道迷心拘執莫破業已重干主怒

安得不降罰方州旱潦未已嗣以疫癘疫癘未已嗣

以兵戈災之爲烈良有以也或又問百千萬億中豈

無嘉修淑慎惟主是虔者槩予之危艱奚阜白不

區乎曰此正主之大裁成大化育也其故有三一

君子修善一生詎無纖慝必厝之煉獄底於精粹而

後昇天顧此煉獄之苦不易受也縱受世苦百年猶

不及煉火一瞬之苦。吾主重恤善士。姑以世苦代之。二世有至人。不試之多懼多凶。茂以旌表攸懿。吾主特令其與庸碌同苦。使之骨彌勁。性彌沉。功亦彌上。譬學云。草入火生烟。金入火生光是也。三。不肖者流。天良未泯。或緣重罰而痛省已罪。盡滌曩非。則置險而獲安。因禍而造福。容亦有之。故曰大裁成大化育也。或又問孺子無知。無惡無善。何以共懼此阨。曰。人生功業。以歷年積。而狎於不順者。罪惡與日俱長。吾主知此孺子。將來必爲習俗所移。曷若早脫苦。

海處之童獄。有小樂。無小苦。尙得優游自在乎。況後來饑饉荐臻。疫疾交作。孩提棄遺道路者。所在皆然。教中士友遇之。付以聖水。死獲上升。乃爲得其所矣。向非遭此厄難。長於魔障之中。何由得沾天上榮福哉。是則天主愛之。非苦之也。又問曰。逆理肆威。劫財淫虐。厥惡匪細。吾天主不亟剪滅之。何也。曰。兇惡之徒。雄逞鄉邑。其禍報不在生前。卽在死後。不爽絲毫。疇謂天主賞有遺善。罰有遺惡乎。其不亟剪除者。或竢改。或煉善。已見上答。且兇惡皆天主罰之較

著者也。四百年前。敝國有三大聖。一多明我。一方濟
各。共恤生人之禍。夙夜仰祈。主庇救之。一日多明
我在羅瑪西都。入殿懇禱。忽見千萬天神。踞伏。天

主耶穌高坐。光華無比。手持三矢。似將放狀。以爲天
下。倬三矢。一指飢饉。一指瘟疫。一指兵燹。以是三者。

殄滅萬民。聖人戰慄。中見聖母懇祈曰。生民雖肆

邪慾。招主義怒。今有二聖於此。盍令誨勉普世。悛

改乎。耶穌允之。聖人感謝。主恩出殿。遇方濟各。

從未相識。見卽知其名。傳宣天主聖意。同心走四

方。勸善闢邪。以息主怒。嗚呼我輩今見天主嚴威。以旱潦疾癘兵戈。割慘四方。非一日矣。緣何慢不知警。怙惡不悛乎。日見衆民黨邪教。事土偶。貪非義財。溺拂性慾。視爲等閒。而不知傷主心。觸主怒。莫大於此。及今不速改圖。吾知主罰正末有艾也。經載古先知聖若納承主命曰。大尼尼物郡。愆重醜多。不久罹大殃。爾速往勸令改圖。聖人奉命詣郡。宣言曰。萬物主。期四旬內。行大僂。悉殲蒼生。衆聞大懼。貴賤老幼。咸謝華飾。甘淡泊。虔恭畏敬。力圖悛

改痛哭祈

主赦宥。卽郡王亦棄尊高。易蔬布。痛自

刻責。并諭朝臣改悔前非。下令凡人民以及六畜。俱

禁絕飲食。且悲號曰。疇知

義主震怒。將降殃以僇

哉。

主於是鑒其哀悰。定改。乃悉赦前罪。免罰焉。方

今中國苦難。經幾旬載。

天主教罰。不爲不久矣。盡

倖尼尼物郡。力圖悛改。以回

主怒乎。余日望之。

客問方今寇暴凌虐。無所不爲。甚且辱及婦女。名節
何存。或預令自經。或我加之刃。何如。曰。五誠殺人。炳
若日星。妻孥何罪。忍心戕之。夫至親骨肉。情義相維。

生死與共。安有無事則歡聚一堂。遘難則妄行致死。大抵婦女方淑。常則飾其形。變則檢其心。若遇狂徒。勢極悍兇。寧甘受侮。必不屈就。固覺生氣凜凜。倘掣肘牽制。萬無如何。而受彼淫暴。則潔清自如也。形神無恙也。一家之名聲不忝也。吾主方曲鑒焉。亮其不得已之苦志矣。設預以受辱故。而迫令自殺。或故殺之。則犯聖教第五誡。斷斷乎其不可。敝國西濟里亞維拉我雜府。有聖女路濟亞。奉教惟謹。誓守童貞。知母欲議嫁。告之曰。吾矢志貞清。祈母勿奪我志。母

從女意。而所許之姻家。則鳴之官。官勒令背。主向
魔。聖女矢口。明剖。天主土神兩教之正邪。官大怒。
禁勿言。聖女曰。凡頌天主聖神。安於清心者。聖言
缺少不得。曷禁吾言。官曰。我令汝入淫院。蒙不潔。使
天主聖神遺棄汝。聖女曰。身被淫暴。而志絕污樂者。
豈能穢之。尚加潔功。官乃令役繩牽之。邪院弗動。加
數牛牽之。弗動。招巫祝撻之。盡其術。終弗動。蓋上
主欲顯著聖女神軀。定於貞潔。弗爲淫慾搖動。故人
力魔術一切無所施也。兼訓世人。凡神清絕穢者。有

時肉軀受強。神弗染也。且因屈抑。而意益奮。志益勵。尚倍潔功於天主之前。譬有孝子。遇讐強其手。以批親頰。而其心則益恨厥讐。益痛厥父。誰罪兒子不孝哉。客忻然首肯而別。

